

浪漫的 冰雪婚礼

□王文山

在人们的想象中，婚礼总是承载着无数的浪漫与憧憬，而我最近参加的一场在冰雪世界里举办的婚礼，更是将这份浪漫推向了极致。

当晶莹的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整个世界仿佛被大自然精心雕琢成了一个梦幻的白色殿堂。在一片银装素裹的森林中，一座用冰雪搭建的婚礼舞台悄然矗立。舞台的四周，巨大的冰柱如同一座座晶莹剔透的水晶柱，在阳光的映照下折射出五彩斑斓的光芒，仿佛是在为这场婚礼奏响华美的乐章。冰柱上精心悬挂着的水晶灯，闪烁着柔和而温暖的光芒，与冰雪的清冷相互交融，营造出一种神秘而浪漫的氛围。

沿着铺满洁白雪花的通道前行，两旁是用积雪堆砌而成的雪人，它们头戴花环、手持鲜花，仿佛是这场婚礼的忠诚守护者，正微笑着迎接每一位宾客的到来。通道的尽头，是一座用冰块搭建的拱门，上面刻满了精美的花纹，每一道纹路都诉说着爱情的故事。拱门上方，一颗巨大的钻石形状的冰块在阳光下闪耀着璀璨的光芒，象征着新人之间坚如磐石的爱情。

一场冰雪上的集体婚礼尤为震撼。在宾客们的期待中，一个个美丽的新娘身着一袭洁白如雪的婚纱，缓缓走向新郎。她们的婚纱上镶嵌着无数的水晶和珍珠，如同夜空中闪烁的繁星，随着她们的步伐闪烁着耀眼的光芒。长长的裙摆拖在雪地上，留下一道道美丽的痕迹，仿佛是她们一路走来的爱情足迹。新郎们则身着笔挺的西装，系着一条与雪花颜色相近的白色领带，英俊而帅气。他们的眼中满是深情与温柔，注视着新娘，仿佛整个世界都只剩下他们这一对对伉俪。

在婚礼主持人的见证下，新人们许下了爱情誓言。他们的声音在寒冷的空气中回荡，带着无尽的温暖与坚定，每一个字都如同冬日里的暖阳，融化了周围的冰雪，也融化了每一位宾客的心。交换戒指的那一刻，一颗颗闪耀的钻石在冰天雪地中相互辉映，象征着他们的爱情如同这冰雪一般纯洁无瑕，如同钻石一般永恒璀璨。

婚礼的宴会在一座巨大的冰屋中举行。冰屋的墙壁上，雕刻着各种精美的图案，有翩翩起舞的雪花仙子，有相互依偎的情侣，还有象征着幸福与吉祥的小动物。冰屋的顶部，悬挂在一盏巨大的冰灯，冰灯由无数块小巧的冰块组成，每一块冰块都被精心打磨，它们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美轮美奂的光影世界。灯光照在餐桌上，为每一道菜肴都披上了一层梦幻的色彩。

餐桌上，摆放着各种精致的美食。晶莹剔透的酒杯中，盛满了香醇的美酒，酒液在灯光的映照下闪烁着迷人的光泽。精美的甜点被制作成了雪花、雪人、冰晶等各种与冰雪相关的形状，让人看了就忍不住想要品尝。宾客们一边品尝着美食，一边欣赏着周围的美景，感受着这场冰雪婚礼带来的独特魅力。

当夜幕降临，天空中繁星点点，与冰面上的灯光相互辉映，宛如一幅绝美的画卷。新人们在冰面上翩翩起舞，他们的身影在灯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优美动人。周围的宾客们纷纷围拢过来，为他们鼓掌欢呼。这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了，整个世界都沉浸在这浪漫的氛围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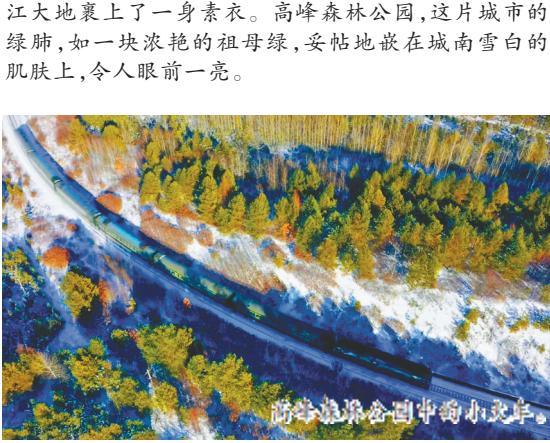
这场浪漫的冰雪婚礼，不仅是一场视觉与味觉的盛宴，更是一场心灵的约定。它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与力量，也让人们相信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总有一份真挚的爱情如同这冰雪一般纯洁、永恒。

北国风

副刊

山水走笔

主编：文天心
责编：于晓琳
执编/版式：毕诗春
美编：倪海连
投稿邮箱：
hljrbbsc@163.com



高峰森林公园景观。

高峰森林公园： 雪国里的城市绿肺

□文摄贤哲

当游客往公园深处走，目力所及，合抱粗的松树，灰褐色的树干挺拔直指苍穹，松林缝隙将阳光裁成金色的带子或金丝披在雪上，松针上的积雪被照得剔透闪亮像极了特意镶上去的钻石。忍不住伸手轻触，雪粒便瞬间化作冰凉的水珠，顺着松针缓缓滑落，悄然钻进厚雪，洇出的点点浅痕，好似特意透露着去向。

往季脉络清晰的林间彩色步道、曲折小径与木栈道，此刻尽数隐没在白雪之下，只能凭着未植树的空地辨出道路轮廓。这里的雪，没有城市街道融雪剂的浑浊，不见车马碾过的污痕，只留最纯粹的质感。一脚下去，积雪没至膝盖，松软的触感伴随着脚下“咯吱咯吱”的轻响。有时会被蓬松的积雪调皮地抱住腿脚，一个趔趄摔倒进雪窝。索性就势打滚，让满身都沾上雪的清凉，这一刻，年龄与烦忧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只顾沉醉在与雪嬉戏的快乐中。别出心裁地把随身的大红披肩铺在雪上，那一抹浓烈的红，在纯白底色上格外醒目，仿佛雪原燃起一簇炽热的火焰，亮眼而暖心。

B 林间野趣，撞出灵动生机

置身雪松林，我忽生奇想：这层层厚积的冬雪，是北国专为迎接春姑娘生日，而用一冬天精心制作的巨型蛋糕上的奶油。那些高大的常青松，便是插在蛋糕上的蜡烛。松枝上被风塑成各样形状的积雪，如同奶油雕琢的圣洁花朵，大的如牡丹雍容，小的似雏菊玲珑，一律纤尘不染。偶尔飞落枝头的几只红头长尾山雀，圆滚滚的身子裹着雪白绒毛，艳红的头顶在白雪与青松间格外惹眼，它们啄食着松子、野果，时不时抖动翅膀抖落几缕雪雾，成为了这方宁静的雪景中会动的装饰。

循着林间小路的轮廓继续摸索前行，那几座木屋和凉亭仍像春夏秋时节一样，散落在松林深处，不同的是，此刻宛如浮雕的木屋围上了厚实的雪墙围子，屋顶都戴着随形的雪帽，憨态可掬。那些路旁的椅子、凳子，像玩捉迷藏一样藏进雪堆里，偶尔露出一角，不小心留下破绽，让人一眼捉个正着。只是谁也不忍心说破，还是留待春天自己去寻吧，毕竟雪趣是不常有的。你看，就连那些弯了腰的枯草，都竭力顶着洁白绒球般的雪团儿，在风里轻轻摇曳生姿。正看得入神时，一只松鼠从松树上灵巧地溜下，扫把似的大尾巴簌簌地扫落枝头积雪，接着“嗖”地蹲到雪上。它两只前爪捧着松果，转动着黑亮的小眼珠，一点儿也不怕人。跟我对视了好一会儿，才蹿回树上。

寒风掠过松梢，带来松针特有的清冽香气，深吸一口，五脏六腑仿佛都被清洗干净了。我忽然想到，没有这片森林，此地不过是一片苍茫的白或黑。正是这一年四季不曾褪色的绿，为这片土地注入了生生不息的活力。这里就是嫩江市的一片绿肺，纵使隆冬时节气温降到零下二十多摄氏度，常青的松林依旧不停歇地进行着光合作用，以一抹深绿对抗着天地的苍茫。而这份生机的延续，还承载着一段跨越百年的植绿往事。

百年前，嫩江望族崔氏选中这块吉地，种下一千多棵红皮云杉与樟子松为墓地林，开启此地植绿护绿的先河，奠定了今日城市绿肺的根基。后来嫩江人一代接一代的接续植树造林，对古树悉心守护，才使得这片绿肺始终焕发着生机。据一位嫩江老人介绍，他中学时就曾多次参加县里组织的植树劳动。

凝望着“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的情景，我忍不住猜测，究竟哪些是他当年亲手栽下的呢？我终究猜不出来，可这又有什么要紧呢？只要知道这些追随古树茁壮成长的新苗，皆是像这位老人一样的爱林人用心栽下的，已经足够。这次，在林间流连一天，我也欣赏到了这里的朝暮之美。清晨，林间薄雾淡淡，宛如缥缈仙境，间或有“碧海游龙”之称的齐加线火车呼啸而过，才惊觉仍在人间。

正午的阳光穿透薄雾，洒在雪地与松林间，和我一样来林间赏雪的人、摄影爱好者，在开阔处堆雪人打雪仗的孩子们，都为这静谧的森林增添了几分律动。夕阳西下时，余晖将积雪染成温柔的橘粉色，木屋和亭子在朦胧的光影中化作童话里的模样。山雀抓紧睡前时光，叽叽喳喳地交流着日间见闻。我原地不动，是不忍惊扰这份安宁。夜色降临，恋恋不舍离开时，回望这片默默守护着嫩江的冬日绿肺，想起百年间护绿人的身影，暖意漫过心头，眼窝不觉就湿润了。



高峰森林公园的大门。

亮，速度不是很快地从桥上开过。

这座桥已经一百多年了，铁铸的桥架支撑着桥身，这么多年依旧巍然耸立。过去它一直默默承载着桥面往来匆匆的人流和穿梭不止的火车。火车从桥中间通过时，整座桥才会轻轻震动，那一瞬间，“呜”一声，打破江面的宁静。车头喷出的雾气，喷在桥边的铁柱上，让车厢里面的人影更加模糊不清了。车轮碾过铁轨接缝处，发出“哐当、哐当”的响声，一声一声传进耳朵里。

火车开远了，刚刚的震动感还没完全消失，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平静。最后的声音也消散在风里。走到桥头，四周又安静下来。这时忽然想起老照片上它“年轻”的样子。而今，它一直在那里，载过很多人匆忙的脚步，也载过很多人不同的情绪，在这片黑土地上留下了岁月的痕迹。

我扶着旁边的铁栏杆，慢慢往桥中间走。栏杆摸上去很凉。江风吹过铁桥发出呜咽之声，我好奇地低头从栏杆处向下看，几乎看不出松花江水是在流动的，只有偶尔有漩涡打个圈，才知道这江水也是一路向东奔流的。站在这座桥中间，能看到不远处八十年代建设的公路大桥在这傍晚时分亦有霓虹闪烁了。而脚下这座铁桥静静地横在江上，连接着南北两岸，它毫不在意

公路大桥上的车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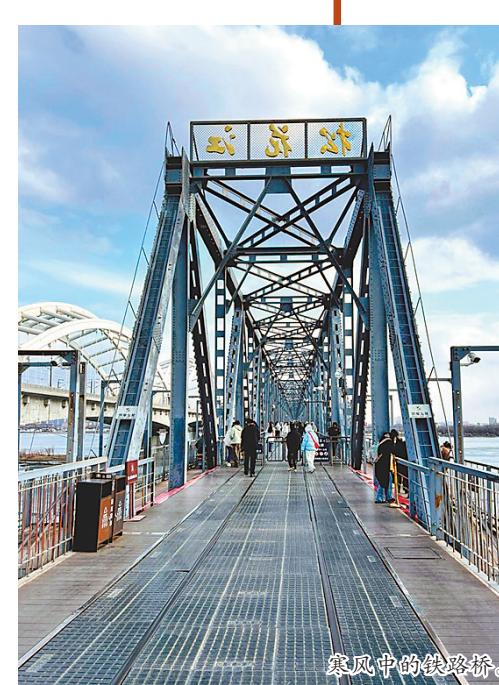
如今的桥面上，用钢化玻璃铺就成了漂亮的玻璃栈道，桥上有了唱歌跳舞的人们，成为地地道道的网红桥。这座老江桥，很多年前就卸下了客货运的重任，更多时候，是像我这样的闲人，上来走走，看看。它成了风景，成了历史，成了人们相机里的一个背景。

前不久，我回哈尔滨与友人再一次登临这老江桥，只是走了一段儿，就被刺骨的寒风冻得往回走。抬头一看，天的边际太阳已渐渐地沉没到江心里去了，将江面的雪染成血色。那光，洒在锈色的钢梁上，竟给它镀上了一层温柔的、古铜色的光泽。天上密排着金黄赤白各色的光箭，从弥漫的罅隙，投射出来。行人的眼睛、面颊，都反映着火焰的光芒。

然而这铁桥，这巨灵的铁桥，带着铁的冰冷和沉重，稳定地封锁着江面。直到这如淡烟一样的暮色，笼罩了褪了血色的江面，才驱散了岸上的游人。

我从桥上走下来，踩着坚实的雪地，再一次情不自禁地回头张望。它依旧那样沉默地横在苍茫的暮色里，黑黢黢的，像一个巨大的、安详的休止符。江流千古，桥梁百年，而人的一生，不过是这桥上的一阵微风、一声脚步罢了。

本文图片为本报资料片



寒风中的铁路桥。

松花江上铁路桥

□谢华

松花江上的铁路大桥，有些年纪了。据史料记载，早在中东铁路局成立时期，它就是哈尔滨的第一大工程。该桥全称哈尔滨滨州铁路桥，始建于1900年，是松花江上首座跨江铁路大桥（哈尔滨市民俗称老江桥），隶属中东铁路枢纽工程，承担铁路运输功能113年。

这桥，的确很壮观。从江沿上远远望去，如巨灵的铁鞭一样，将蜿蜒奔流的松花江打断了。所以这桥不光有着大建筑该有的气派，还带着能镇住松花江的沉稳劲儿，透着股严肃。早年，日本鬼子的暗探好几次想来破坏这江桥，每次都遭拒。直到现在，桥的两头仍巍然地耸峙着两座炮台，稳稳当当的。

过去我在哈尔滨的时候，每到夏天的傍晚，我从工作地方出来，在江岸散步，发现这铁桥与炮台，成了松花江两岸不可缺少的庄重点缀。从江南岸上桥，从南端走到北端，那会儿脚下的桥面上还铺着并不齐整的木板，有些地方磨得发白，露出了木头的纹理；有些地方的铁钉帽却还倔强地凸起着，踏上一去，脚底能感到硬硬的抵触。桥是钢铁的骨架，纵横交错的钢梁，像巨人裸露的筋骨，上面覆着一层斑驳的、说不上是赭红还是暗褐的漆。岁月和风雨在上面留下了太多的痕迹，一片片地剥落，又一片片地生出深沉的铁锈，带着历史感。过去每当老式的蒸汽火车开过来的时候，车灯很

文旅频道·妙赏专栏
请关注龙头新闻APP岁
月
刻